



李季：用文字守望花开花落

□本报记者 谭艺君

“是谁驱赶着众水流过大地
如此浩荡，如此空茫
有些水在江流中能找到确定位置
有些水注定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而更多的水则被裹挟而去
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

享誉中文坛的纯文学期刊《奔流》第七期发表了漯河作者李季的组诗《水浒写意》。“古典诗意和现代意象的完美结合。”《奔流》副主编熊元善如是评价这组诗歌。

李季是“70后”，商人，在市区泰山路南段美食街经营一家酒行。“人不能活得太物质化了，要尽可能多为自己的灵魂活着，而写作就是从物质生活中解脱出来。”多年来，李季为生活而努力奔波，却从未放弃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他原籍信阳固始县，在漯河生活了21年。他当过一线工人，做过企业办公室主任，还担任过职业经理人，曾漂泊过很多城市。不管走到哪里，他随身携带的除了书，还是

书。走进他的酒行，随处可见的除了酒，就是书。他说，书是良师益友，是灵魂最忠实的伴侣。他近几年来每年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文章都在150篇以上，收到的稿费大部分都买书了。

“写作是自然而然的事，看的书多了，经历的事多了，心里的酸甜苦辣，自然就流泻到笔端，不写出来就有坐卧不宁的感觉。”谈起文学之路，李季如是说。李季的散文满是浓浓的乡愁，遥远的村庄、儿时的玩伴、童年的黄狗、走失的花猫，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带着化不开的思乡之情，萦绕在字里行间。

2014年，他的散文走进《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近年，他的作品见于《散文百家》《散文诗》《雨花》《思维与智慧》《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大众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安徽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并有散文入选中学语文试卷和人教版课标题库。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他说他只是个卖酒的，不过喜欢文字而已。

相信他的文学之路会走得更远。



▼ 李季散文选登

毛毛虫的夏天（外一篇）

南来的暖湿气流在村庄上空吹起了集结号，毛毛虫们纷纷睁开复眼，走向了万物繁盛的夏天。

在村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毛毛虫有很多种，最好玩的是摇头虫。它们穿着红褐色的外衣，像一粒花生仁，不过不是圆的，而是扁的。它们的身子是圆筒节的组合，一圈一圈顺下来，一圈比一圈小，到头部变成了一个尖。它们用灰色不透明的膜把自己封闭在椿树的树干上，我们揭去膜，摇头虫卧在我们掌心里，开始不停地摇头表示不满。摇头虫很不经玩，不小心摔到了地上，就摔成了一摊绿色的液体，自由飞翔的梦想打碎了，它们再也没有变成蛾子的机会了。

摇头虫很可爱，洋辣子则很可怕。它们穿着带刺的绿铠甲，有着尖尖的触角和黑色的复眼，有的背部还有几只闪着凶光的毛茸茸的复眼。它们喜欢趴在梨树的叶子上，不小心碰上了，是火烧火燎地疼，马上就是一片红疙瘩。有经验的大人会翻开洋辣子的肚子，用洋辣子的体液涂抹被蜇的地方，疙瘩很快就消下去了。

洋辣子的学名叫青刺蛾，在变成蛾子之前，它们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叫它“美国洋辣子”。和“美国洋辣子”相对应的是“中国洋辣子”，不蜇人，是友军。它们长得像蚕，比蚕长，淡绿色的身体上长满白色的毛，根根竖起，两只黑色的眼睛，很多条腿，爬得很快，却经常失足从树叶上跌落下来。跌落到地上后，它们有一瞬间的愣神，等意识到有被鸡子们啄食的危险后，慢慢探探头，左顾右盼一阵子，然后迅速地朝最近的树爬去。“中国洋辣子”是标准的毛毛虫，据说有十六条腿，我们没有仔细数过。

别的地方说“花大姐”，指的是七星瓢虫，我们所说的“花大姐”是一种小蝴蝶。它们穿着灰色的套裙，上面有红色的点点，合着翅膀的时候，呈三角形。像金龟子、七星瓢虫一样，童年时，也是丑陋的毛毛虫。

红薯叶上有一种毛毛虫，比较肥硕，头大肚圆，像大号的蚕，我们叫它“大青虫”。

喜欢吃麻叶的是尺蠖，走路总是要丈量路程，像人用手指来掂东西的长短，我们叫它“撵虫”。

村庄里的虫像村里的树叶一样多，有些虫葬身鸟腹、鸡腹和孩子们的手下，有些则经过千难万险，破茧成蝶。它们脱去了毛毛虫的外壳，翩翩飞舞在村里村外，装点着美丽的夏天。它们是会飞的花朵，是花的魂魄。

甜蜜的夏天

夏天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村庄沉浸在甘甜的香气中，孩子们浸泡在各种各样的蜜水里。

初夏有桃。我们那儿的桃叫“白毛片”，白里透红，清脆可口，又大又甜。

随后是西瓜。沙土地里种出的瓜，大多是沙瓤的，含在口中可以化掉，那甜是一丝丝沁入舌尖的。孩子们常常一切两半，你一勺我一勺，慢慢挖着吃。

伴随着西瓜的是甜瓜。甜瓜有白皮的，还有青色条纹的。白皮的一般长成圆形，就叫小甜瓜；青皮条纹的呈椭圆形，

甜得异常，叫作蜜筒。还有一种面瓜，香甜绵软，有个不雅但很确切的名字，叫“噎死狗”。

番茄也有很多种，绯红色的，叫“苹果番茄”，有苹果的味道，清脆香甜。橘黄色的，叫“香蕉番茄”，有香蕉的味道，松软可口。还有饱满籽多的“草莓番茄”和深红皮厚的“柿子番茄”，口味各异。番茄略酸也不要紧，我们会切成小块放进碗里，加上白糖。那酸酸甜甜的滋味，更是别有风味。

需要加糖的，还有南瓜。我们的南瓜是圆形的，而不是长条形的。长条形的南瓜是青色的，只能炒菜用；圆形的南瓜是橘黄色的，切成小方块煮熟后，是甜的，是半晌午的加餐。

桑葚由青变红再转紫，也是越来越甜。而梨一直是青色的，不大的时候就很甜了，可从仲夏吃到夏末，从孩子拳头大小长成大拳头大小的大鸭梨。

野外可吃的甜果也很多。有蛇莓、酸不溜、构树果子、老山泡、野豌豆、鸡蛋果、龙珠果，这些盛夏的果实，总能给田间地头玩耍的孩子们带来别样的惊喜。

火热的季节里，孩子们和植物一起旺盛地生长着，那些瓜果的香甜流进身体里，弥漫进身体的每一处，滋润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留恋那瓜果飘香的村庄，留恋童年里那一个又一个甜蜜的夏天。



如果相逢（组诗）

如果相逢于江湖

手是天山折梅手
掌是黯然销魂掌
想你的时候，我放飞刀
把寂寥的雨声
钉在客栈的房檐上
想你的时候，任情花之毒
走遍奇经八脉
一曲碧海潮生，满目桃花飘零

如果相逢于江湖

我们不去华山论剑
不去弯弓射雕
我们行歌并辔游山玩水
不参与门派纷争
若见坏人为非作歹
就用打狗棒教训一下
若有高手来挑战
折根树枝就打发了
人间住不下我们
我们就回古墓
一根绳索就是家
一群蜜蜂就是家人

腿是无影幻腿

步是凌波微步

如果相逢于江湖

女侠，不必抱拳

爱情是喂了剧毒的暗器

我们已无从躲避

如果相逢于聊斋

如果相逢于聊斋

你叫聂小倩，叫婴宁，叫连琐

而我只有一个名字：穷酸书生

千年修行不过刹那芳华

你怎么美丽都不过分

怎么打扮都不过分

我允许你变服饰、变发型，甚至

变脸，但不允许你变心

醉后露出小尾巴应该很好玩

偶尔现出原形也吓不住我

我怕的是险恶的世道和叵测的人心

蒲松龄说你是花神、是妖精

只有我知道，你

是我身体里逃走的

那根肋骨

早晚会同到我的胸间

如果相逢于聊斋

请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来找我

昏暗的烛光下

我从书册上一抬头

你正立于案前，对我

掩口而笑

如果相逢于上古

给你写信，就是

在你必经的路旁摆石头

约见的时间和地点

久候不至也不着急

说不定那石头

被小鹿踩翻了一块

如果相逢于上古

想你了，就结绳

就把你的脸刻在陶罐上

刻在弓背上，刻在山岩上

如果相逢于上古

我以虎皮为衣

你以荷叶为裳

我们吃野果饮花蜜

我把狼驯化成狗时

你学会了养蚕

如果相逢于上古

并没有什么事好做

无非是生生孩子盖房子

顺便钻个木取个火

转个息壤治个水

时光缓慢，我们

尽可以一点一点地爱